

雷铎著



死吻

世纪出版社

新世纪出版社

死吻

雷铎 著



死 吻
雷 铎

新世纪出版社 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 插页 150,000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405—0384—X/I·63

定价 2.60元

序

徐 怀 中

我认识雷锋时，他刚从前线下来，那么年轻，朝气蓬勃，带着一股硝烟味。他的一篇报告文学刚刚获得全国奖。不久，我作为第一个读者，读了他写前线生活的长篇小说《男儿女儿踏着硝烟》，真是文如其人一般蠢动着一股活力与透明的纯真。此后，他终于告别了美术和诗歌，义无反顾地转向小说创作了。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他是刻苦到近乎固执的程度，常为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和同学们争到面红耳赤。这种近乎固执的“我行我素”和与其年龄不甚相称的纯真，也不时在他的作品中透露出来。虽然他自称“法无法，师无师，由自由，在自在”，知识面也比较宽，但起初的一些小说，仍旧显得拘谨。他创作的“放松状态”，依我的观察，是从写作《糖》、《苍鹰》等“人生组曲”之后的事情，这

于他的确是一次飞跃，文学和总体风格都渐渐打上属于他自己的烙印。但是从“人生组曲”开始，他这批以战场生活为主的短篇，又渐渐笼罩着一点早期作品如《硝烟》中所没有的忧郁乃至到沉重的色彩。

军事题材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断被挖掘着，欧美各国都有一些精品，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他们参战的未参战的几代作家，都在那块被希特勒用弹片深耕过的国土上收获着各自的成果。中国人民被卷入的战争的时间和人数在本世纪的世界是罕与伦比的，五十年代我们的军事题材文学曾盛极一时，此后便有些冷落，七十年代末之后又有一次小小的上升，这一次的耕耘者主体已不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参加者，而是一些有过或并不曾有过战争生活体验的年轻人，他们以他们的敏感和才气写出了一批又一批好作品。雷锋便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我始终认为，战争题材文学是大有可为的，不一定再达到五十年代全社会密切关注的“一览众山小”的程度，但它会以它自己的特色存在和发展下去。战争是生与死的决斗，生与死几千年来便是人类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战争的宏伟、酷烈又使之产生有强大震撼力的史诗——从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名作到中国的《三国演义》等等，莫不如此；战

争不仅仅是战争，它的背后是社会与人生，意味它蕴藏着历史感、社会性、思辨性乃至哲学玄思色彩。无可讳言，战争是残酷的，但死亡的震撼力、史诗的悲壮感，社会与人生的深刻思索，也莫不由此所引发；军人的献身本身，总有极壮烈或悲壮的一面。

雷锋是1979年东线之战我军主攻部队中的参战者、功臣——那时他还不是小说作家，正因为如此，他的战争题材短篇，便时时流溢出一一种血淋淋的真实。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在敌阵里爬了几天几夜，拖着一个断了双腿的战友，背囊里还背着他用仅有的一点咸盐“腌制”起来以便带回自己阵地的他自己的那截断腿（《苍鹰》）；乌鸦群一阵纷乱便啄食完一具新鲜越南女兵之尸上小小双乳（《半面阿波罗》）；几个战士被火箭炮弹群炸成豆腐块般大小，战友们收遗体时用塑料袋一小块一小块地拣（《月光》）；一个美艳超伦的女兵头部中弹后成了无喜无悲的活摆设（《战前战后平淡事》）。但也有极壮烈或很温暖的另一面：一个形如朽木的壮族老太太在家族第三代献身死国者的祭礼上庄严得如一个威严的君主（《棺材和歌墟》）；一个伤兵解下自己伤腿上的绷带连同一块皮肉给敌方的女兵包扎伤口（《月色》）；一位连长牺牲前要部下把他的尸体坐着放在阵地上以激励士气（《坟》）。

雷锋笔下的战争不是一种单一的色调，有一些作品几乎看不出作者的倾向，题材的多指向性可以让读者见仁见智。

雷锋的文字越来越老到，这是他在同龄作者中颇有特色的一点：文句极平淡，却有韵味。这种韵味固然有赖于文学修养，也得益于他的社会的、人生的与文学的价值观，他崇尚博大与宽容、自然与超逸。一如其作品所流露的一样：一个失去一只眼珠的参谋对采访者抠出自己的假眼，淡漠得如同拿下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什么物件，或如掏一颗鸽子蛋（《玻璃眼珠》）；一个士兵上阵前为了使奶奶了却心病，寄出刚刚找到的“对象”的照片，战友们在他死后发现那其实是一张周璇三十年代的玉照（《快刀与荷包》）；一个烈士遗孀想改嫁又迫于社会压力，她去丈夫坟前求签，得到丈夫同意时反而大哭一场（《灯城》）。这是对战争的无言的思考。一个少女为阵亡的男友朝朝夕夕在江边晨雾晚霭中悲歌，听者中有人说她一定不知和那士兵睡过多少觉（《女歌》）；一个少数民族战士自豪于他的民族先辈们在每次战争中男人们战死后，总有一批少妇去殉死（《月色》）；……这些使人联想起鲁迅笔下的中国国民性。——雷锋的叙述不动声色，甚至是“感情零度参与”乃至“负参与”。这种平淡，比华丽

和刻意更实在、更深沉、更耐人寻味。

雷铎是一位默默耕耘的多产作家，他的作品似乎没有太大“轰动效应”，却很耐读，有着“长效释放”的效应，这是我所最欣赏的。

雷铎的这部军旅题材短篇小说集，无疑是近年来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中国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会随整个文学创作的不断发展而有长足的进步，这是可以断定的。因为，如今这个年代的青年作家群，虽然还谈不上繁星满天，但也不是月明星稀——不见巨人的时代也许是更有希望的时代，我想。

目 录

序.....	徐怀中 1
半面阿波罗.....	1
九女湖.....	13
雷区的歌.....	27
苍鹰.....	42
月色.....	68
国殇.....	81
鸡祭.....	82
灯城.....	86
女歌.....	93
婚礼.....	97
鸥鸣.....	103
冥兵.....	107
年夜.....	112
守灵.....	118
月光.....	124
糖.....	132
坟.....	151
我的亡友们.....	162
快刀与荷包.....	162

小心眼	165
夜莺，声声唱.....	170
一个可疑的兵	174
“班政委”	179
初吻	184
七彩的黑暗	194
战前战后平淡事	211
洁白的玉	211
棺材和歌墟	218
玻璃眼珠	227
绿草白碑	231
跋	237

半面阿波罗

他听见一声虎的吼叫愤怒地颤抖着从松林后面传过来，混着悲哀的、光滑如弦的几声猿啼。他可以想见那虎的焦躁、那猿的哀伤。他很想去看看它们，但他白天不能去，那里面有着许多天真孩子的笑脸，现在黄昏了，可以去了，但他知道，大门已经关了，便摸出一毛钱来，踱到隔壁公园门口买门票。一只白而修长的手，从毛玻璃窗上的拱形小洞里递给他两张五分的门票，他本想更正，想一想，还是接过票，一张交给看门的独眼老头，一张小心翼翼地装进贴胸的衣袋里。天还没有黑，天空是一种奇怪的黄，黄得竟象熟透的黄瓤西瓜那般，地上的一切也便罩着一层淡淡的黄光，有些小小的可怖。

他从草坪间的石板路上穿过毛绒绒的地毯草的草坪，身后大门口白炽的水银灯渐渐拉长着他淡淡的影子，将影子的头一晃一晃地贴在前面一对勾唇

手臂的男女肩上。男的肩是宽而平的，女的肩是斜而浑圆的，乌黑的散发一直泻到细细的腰间，淡红的日光裙大胆地暴露着黑发两旁素白如练的肩臂。他便恨起自己的影子来。那对男女走得很悠然，他想压住习惯了的标准快步，又怕不紧不慢地跟着让人家多心，便决定超越过去。他怕从左边吓着了那女孩，便轻轻咳了一声，很小心地从她的右侧过去，急急地走出草坪尽头那围墙似的塔松的队列。门灯照出的影子已经淡到看不见了，开阔的湖面那边有一块唯一不黄的天空，几块寒夜炉中残炭似的云，孤独地静静地燃着。正是仲夏，身上有些闷热。忽然有一阵风吹来，载着荷叶和荷花淡淡的香气，顿时觉得清爽了许多。他便朝湖边走去。

湖面是密密的荷叶，岸边是软软的垂柳。荷叶高低错落，杂些新的和旧的荷花。新花欲开未开的瓣，如同十六七的少女，旧花已经颓落，半露出倒锥形的淋浴喷头状的绿莲蓬。这将成熟的，是忐忑而喜悦的母亲，将子孕在绿衣里，将开未开的，是含羞的青春，包在一层红萼中。湖心一条水路，是游艇的天地，正装着黄黄的天，以及西边那几块残炭般的云，那云，已渐熄灭，黄色也就占据了整个的天。一群黑点从空中掠过，哑哑叫着，似乎是对上下两个黄色的天的恐惧。

那黑鸟陡然叫他想起战场上食尸的鸦群，它们落到鼓胀的尸体上，从脸和脖子以及一切没有衣服遮蔽的地方啄着，大约眼珠子是好吃的，所以先啄空的总是眼窝。有一次他在望远镜里看一个死去的敌人女兵，她赤裸着胸脯，大概是临死前挣扎时自己撕开了上衣的，很白的胸，在阳光下甚至有点发亮，那对裸露的乳房很令他难堪，他便不看了。哑哑一群乌鸦飞落了集结在她胸上，它们混乱了一阵之后，又受惊似的纷纷飞开了。原先那两颗不算很大然而圆圆挺挺的乳房，便忽然不见了，大约是丰腴嫩软而且突出便于啄食的缘故。她的双手捂在眼睛上，好象是害羞，或是不忍心看着黑鸟们吃乳房似的。因为有手捂着，眼睛便留在眼窝里了。他可以想见十几个小时之前她那双还是活溜溜的黑白分明的眼睛的模样，便为它们仍旧留在她的眼眶里感到有一缕很大的快慰。

望着黑鸟们哑哑地叫着飞越过有含苞的乳状荷蕾的湖，向着他所不知道的地方飞去。他有些累，便想找个椅子坐坐。临湖有许多深绿色的长条靠背椅，可供四个人并坐，倚柳面湖，很是优雅。隔十来棵树便有一张。他小心寻找着，免得吓着别人。

椅子都已经有人占了，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并且大多是很年轻的男女。这是一个年轻人的

王国，他想。公园，清晨是有闲人的地方，白天是有钱人的地方，晚上是有情人的地方，他记起有个待业的中学同学这样说过。清晨是来求长寿的，白天是来玩的，晚上是来亲热的。我真不该晚上来，他想，真不该。他记起口袋里还有一张门票，一张多余的没有主人的门票，他恶狠狠地把它揉成圆圆的一个小团，丢到水里。它浮着。马上便有一条青鲤鱼追着它，马上又来了一条红的，透出红红的头和上半身，它浮着，它们便追着啄，玩得很高兴。椅子是找不到了，他便蹲着看。虽然四个座位只有一对男女，但他没有勇气去傍着他们坐。真应该带一把锯子来，把一张锯成两张才是。他想。他对自己笑了笑。

他没有泄气，寻找自己的椅子。这里应该有我的地方，我是买了票的。便绕湖走下去。男女们很有创造性，每一对的姿势都不雷同，这使他很惊讶，两个人在椅子上竟能组合出这么多不同的构图来，他们都是湖滨按摩院的实习生，他想。他为自己的幽默颁发了偷偷的一笑。

有一对人从椅子上起来，迎着他走过来：女人扶着男人。他从他们右侧走，免得吓着那女人。他用眼的余光瞄了一眼，那男人很俊，睁着眼睛，并不眨，近了看，眼球是雪一样的白，象古希腊大理

石雕像上没有瞳孔的眼珠。女人很年轻，还没有发育好。她搀着他走。一副虔诚的神情。他很妒嫉那有雪白眼珠的男人。

他接替了他们的座位。椅子竟还有些余温，他想定是那少女的，望着他们慢步走去的背影，便想起湖中那有红萼的尖挺向上的荷蕾，以及战场上的黑鸟。

这一想使他很累，便将头仰靠到椅背上，望天。柳条的空隙上，天早已不黄了，是灰蓝色的，有几颗星星已经亮出来了，风摆弄着柳条，星星便在它们中间出没隐现。闭上眼睛，寂静便消逝了，一阵阵汽车浑浊的辗压声和自行车透明的铃铛声，在围墙外面的公路上来来去去，不知什么地方岩石粉碎机和混凝土搅拌机笨重地响着。过滤了这些杂音，便显出一阵夏夜的蝉鸣，这是刚才没有觉到的。多数的蝉是纺线似的长鸣，其颤动有如最优雅的意大利美声唱法。其间却有一两只一唱一停地叫道：知了，知了，知了。它们才是伟大的哲学家呢，他想，或者，应该倒过来说，所有的哲学家们都是鸣蝉，每个人都宣布自己穷尽了世界的规律和秘密，他们对一切都已经知了，然而他们到临死时连对自身也糊涂得很。他满足地笑了，为这一点哲学家式的小小发现。

世界和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想，人真是猿变的吗？为什么地球仪要涂成不同的色块？人类为什么要有不同的两类染色体？一阵发紧的救火车警笛声从远处驰来，又向远处驰去。一对男女走到他的左边坐下，他后悔刚才没有占领右边的位置，他很担心他们会注意他的左脸。他们没有看他。姑娘掏出手绢要垫，男子便将她抱在自己腿上。没有台词，静场。过了一会儿，便有嘴唇着力吸吮嘴唇的声音响起。

他站起来，走了。他们俩可以交换牙刷吗？

从灯下走过，他钻进了树影里。他有半张很漂亮的脸，这半张还保持着参军前的模样，有几个女同学竟为他当时的那张脸产生过一些孩子式的明争暗斗。另外半边本来也一样漂亮，只是被火箭筒的火焰烧焦了，右半脸埋在泥泞里没烧着，烧焦的左脸是未干的石膏像被调皮的孩子压成浑浑沌沌的模样，还是在军区总医院做过整容手术了的。刚回来的时候，在街上和公共汽车上好几次把天真的孩子吓哭过，于是两个月来他再也不忍心在白天出门了。

只有晚上，这灯光暗淡的公园属于他。

有一对老人附耳絮语。他们搀扶着走。暗中看不清脸，只看见男人的头发是银色的，在汞气灯下

丝丝发亮如同玻璃纤维，女人的刚开始花白。他们喁喁私语好象热恋中的情人。他们的孙子女辈或许也正在这座园子里谈恋爱呢，他想，或者，他们是来寻找他们当年第一次约会的某条长凳或某棵柳树罢？

他觉得心里很压抑，有一种升空的愿望，便上了白玉石的拱桥，穿过湖心岛，九曲桥，向独秀峰攀去，那顶上有一座方亭，可以望见圆墙外这座城市的夜景。他一步一步地爬，免得太累。他这些天常常觉得很累又很烦，他用生物钟周期算过，他的体力周期和情绪周期都在临界点上。他走走歇歇地攀登。小径两旁树丛的暗影里总有些亲热的情侣。应该建立一门爱情地形学，他想。

方亭上没有灯。风很大。举目四望，灯火点点、簇簇、片片。整座城市象一个倒置的星空，不过街灯比银河更笔直、更明亮而且有规律，一盏盏，以直线排列着，渐渐远去，终于延续成一条光的线，汽车亮着红的绿的尾灯和白的大灯，在街灯下来来去去，园墙外有三座搭满脚手架的高层建筑物，在天幕上留下朦胧的剪影，两架很高的长臂吊车转动着吊臂，楼和吊车有几盏灯很亮。白的光团外围散射着五色的芒，很眩目。高层居民楼的灯将一座座大楼变薄了镂空了。远处有一座新建的大